



老家生



投稿邮箱

hxx@cnnb.com.cn

乡间提桶

□吉成

以前，宁波乡间农家有句俗语：“娘子因落地，苦楝树种起”，意谓女儿一出生，就要早日为打造嫁妆中的木器做好准备，楝树木是打造木器具的好材料，种楝树也算是“未雨绸缪”。因为在当年，木器是最常见的生活用具，诸如收藏衣物的柜子、箱子，洗浴擦身的脸盆、脚盆，挑水的水桶，盛饭的饭桶……在这些日用木器中，有一件在现代人眼中如同艺术品却已基本绝迹的木容器，这就是提桶。

精致的提桶通体纹丝无缝，肚腹膨大如瓢葫芦，但底部不是通常的圆弧形，而是一圈平平的托底，通常的瓢葫芦都是名副其实的“麦管喉咙笕箕肚”，而提桶无麦管喉咙，膨大的肚腹之上敞着大口。提桶做工考究，敞口配着精致的圆盖子；与提桶混成一体、既可用手拎亦可用于悬挂的提手，自口沿向上圆弧拱似的高耸；膨大的桶体中腰与托底都束着锃亮的黄铜皮的紧箍；桶身刷着朱红漆，油光发亮的漆面能映出人影。

提桶在以前的乡间被戏称为“馋佬桶”。作为盛存食物的容器，提桶通常储存着许多吃食，诸如炒毛蚶（即炒米粉）、炒薯片、炒倭豆（即炒蚕豆）、炒花生、炒瓜子……为防孩子“偷食”并防止老鼠光顾，提桶常常被悬空吊挂在房梁上。

提桶也是当年乡间的人们走亲访友时的“时髦装备”。那时最耀眼的，当数那些拎着装了时令吃食的提桶回娘家探亲的小媳妇们，提桶内盛装的多是自家的土产：刚收获的新米制作的灰渣团、米馒头、炒毛蚶……

当年，人们要添置新提桶是不难的，常有走乡串村、挑着箍桶担的箍桶师傅上门承制。然而制作工本不菲，且过程繁杂，无论是添置腹大如篮球或小如食碗的提桶，不计自备的木材，单箍桶和束紧箍就需要付一天半的工钱。其间，主人家还要备下好酒好菜招待师傅的正餐和“点心饭”。为了经久耐用，箍好的桶需在烈日下暴晒数天后刷上桐油，之后再请漆匠师傅来漆上红漆。

大食罩

□叶予之

以前，一只宁波竹编老式大食罩，直径达70厘米左右，周边圆形面高20厘米，圆形底部逐渐斜高至顶端握手柄处有25厘米。“一只食罩罩十碗”，下饭碗交叉叠放可放两层，高朗朗的不会被食罩挤落，又能保证菜碗之间透风通气。

从前，一家七八个人吃饭是常事。饭桌是一张放在灶间的犹如八仙桌般大的“插板桌”，够放一只大食罩。宁波是竹子之乡，许多篾匠师傅手艺了得，以前好多家庭都有这样一只大食罩。

一桌子的下饭，有汤和羹，又有一下子吃不完的咸下饭，又有大饭镬上蒸出来的田作素菜下饭。为节省柴火，大灶烧一次，就蒸熟一大桌下饭，下几餐用小灶洞热一下下饭就可以了。七碗八盏，一大桌下饭要摆放好几天，用大食罩刚刚好。晚上也可防野猫从猫洞里钻进来掀食罩，因为它掀不动大食罩。在夏天，剩下饭相对少一些，聪明的主妇会在食罩下放一大碗凉凉的井水，不时调换，给食罩内的空间降温。

篾匠师傅要打出一只质地精良、美观又结实耐用的大食罩，可不是简单的活。以前有人说，石匠木匠是使用鲁班师傅发明的角尺，身价显高，而篾匠是用直尺，上不了台面的，但能打出一只让人满意大食罩的篾匠师傅，也是很受人看重的。有些已做了好几年竹器活的年轻人，不一定能胜任。

做大食罩首先是选好料，要取老竹青灰沉色部位的篾青，剖成细细长长柔韧的约两毫米宽的篾条。劈条要匀称整齐，如同“千分卡尺”量过一样，每条宽度精确无误。篾条好，才能保证日后食罩不裂爆不断条。好的食罩，几十年后，除了“漆势”有些淡然，其余均完好无损。

从前，宁波的许多家庭，如儿子成家另立灶头自开伙了，父母除了给儿子打好大灶，买好碗碟外，还会把篾匠师傅请进门，打一只上好的大食罩给儿子，意喻日后儿子家里人了兴旺，吃饭人一大桌，罩鱼罩肉。请来家定打的食罩要比外面卖的“做卖货”好得多，考究些的还会在食罩圆形面中打出微凸的“双喜”字。

现在，这种大食罩在小家庭的餐桌上已是碍手碍脚，没有这么多剩菜可让它发挥作用了。

百年前的老宁波·县学文笔塔



这张照片是上世纪60年代“群众拆除县学文笔塔”现场组照之一，这是拆除前的留影。整个组照有五张，其中三张为文笔塔拆落倒地时的瞬间定格，看着叫人扼腕叹息。

光绪《鄞县志》里有张“学宫图”，其右下角绘有砚池与文笔塔，画的就是它，只是照片上的文笔塔，远比当年画得要秀气得多。从形制上看，府学文笔塔显得粗犷豪迈，而县学文笔塔则亭亭玉立、风姿绰约，当为清乾隆时期所立。

1914年的《最新宁波城厢图》上，在今县学街南标有文笔弄、砚瓦池等地名，文笔弄可能是后来念书巷之北段，而砚池与文笔塔正在今念书巷的西侧。

水银供稿

算盘

□张红

算盘历史悠久，种类繁多。宁波民间“方一丘田，荸荠种过年”的算盘迷流传颇广。好的算盘是红木制的，珠重杆滑不连带，打起来“噼”、“啪”作响，富有节奏；而作为收藏用的算盘有铜、玉石等材料做的，大小形状各异；算珠有菱形的、球形的等多种。

关于算盘的起源，清代数学家梅启照主张源自东汉，依据是东汉数学家写过的一部《算术记遗》里面提及“珠算”；清代学者钱大昕依据元代陶宗仪的《南村辍耕录》和明永乐年编的《鲁班木经》，主张源自元、明；又有人依据《清明上河图》上的药铺中有算盘，主张源自唐朝。总之算盘历史悠久，从古时小木棍（算筹）演变而来，从筹算法到珠算、心算、笔算，再到计算器。书写从中国码子到阿拉伯数字，都是与时俱进的。最著名的珠算书，要数1593年明代程大位的《算法统宗》，有17卷595题，其中还提出了开平方、开立方的珠算法。

打算盘需要脑、眼、手的密切配合，一讲究指法：中指负责上档珠的拨动，食指、拇指负责下档珠的拨下、拨上；二要会背口诀：除了加减乘除法口诀外，还有“一退六二五、二一五”之类的十六两制斤两法口诀；三讲究数位：右手打算盘最右位为个位，左手打则相反；四讲究算法：如三位数乘法有“依位乘”与“留头乘”之分。最终还是靠熟能生巧。算盘档数成奇数，有九档、十一档、十三档等，说某人是“二十四档算盘”，就是讽刺这人“门楣精，只进勿出”。

宁波人用谜语很形象地描述了算盘的样子。比如：小小一丘田，田里种荸荠，荸荠有多少？数数万万千；（用宁波话读就押韵）楼上楼下，一户人家，楼上公公搭婆婆，楼下五只小喽啰。老师上课时用的算盘很大，木框没有上过漆，算盘子不是像荸荠那样椭圆形的圆珠，而是由两片圆锥形的木头粘在一起组成的，中间大而尖、两头小而尖，就像是一只压扁了的“菱角”（陀螺）。因为老师在上课时，这大算盘必须挂在黑板上，所有的算盘子都与地面垂直，为了既不让它掉下来，又可以上下滑动，所以，竹档子的旁边还有一条镶嵌着猪鬃的防滑“绳”。

珠算高手就像现在能熟练操作电脑的年轻人一样，他们可以盲打算盘，有的还练就了左手算盘右手笔的绝技，也就是说他可以双眼看着账本，右手握笔记账，左手拨打算盘，一心三用，得心应手，同时完成计算和记录。在乘除法运算中，还有一种名为“飞规”的口诀，说白了就是珠算和心算的结合，省去很多复杂的运算程序，用简便方法很快给出答案，宁波的不少学校在全国的珠算竞赛中都获得过很好的名次，培养出不少珠算高手。目前我国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

独轮车

□黄志昌

独轮车是老底子宁波山乡的主要运输工具，它可以用来运货，也可以坐人。独轮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在山乡旷野的狭窄小道上往来运输，这是其他交通工具无法做到的。因此，它在一个时期内广受山民欢迎。

独轮、手推、制作简便，这是独轮车的特色，车架、轮轴均由硬木木头制成，左右两边的车架前窄后宽，便于置货放物。前面有两只角，以备绳子绑扎，活像羊角，故又被称为“羊角车”。因车轴和轴座全是木头，滑润程度差，推动时木轮会发出“咕咕嘎嘎”之声，故又叫“木轱辘车”。两根手推柄约1米长，刨刮得圆滑，手柄前有只横式小木箱，供运货人放饭包、毛巾和一些小用具。手柄处两边各有两个小铁环，是钩肩背带用的。木箱左右两边底部装有两根“脚柱”，便于落地停放。两边车架宽约30厘米，长约1米，是装货或坐人的，可负重三四百斤。

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，木轮逐渐被淘汰，改用钢圈橡胶轮，充足气后鼓鼓的，富有弹性，轴承内又安装了若干的小钢珠，再嵌入黄油加以润滑，推动起来不会发出杂音，载重量提高到八九百斤，在崎岖小路和山峦丘陵上也可运行。

操作独轮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它毕竟是独轮的，具有不稳定性。先说装货物吧，得先把独轮车放平稳，使其两根“脚柱”着地，再在车架前端支一根短木棍，使其三脚着地，使其稳定。接着开始装货，货物最好用麻袋盛装，安放货物时应有帮手相助，车架两边必须同时上货，免得侧倒。放好货物，用绳子在“羊角”上捆绑结实。推运前，拔除前端用作支撑的短棍，然后人站在两车柄中间，钩上肩背带，把握住重心，两手紧握车柄，开始迈步。独轮车货物在前，人在后，只许推，不能拉。若是货物负重量大，又要爬坡，还得有一人在前面用绳子拉。到了目的地，也要两边同时卸货，先卸前端之物，再卸后端，以避免倾斜或者翘起。

旧时，乡间村道狭窄又弯曲，独轮车颇有有用武之地，拥有辆独轮车的也算是殷实之家了。那时，村村都有供销社下属的“下伸商店”，酒呀，盐呀，酱油什么的笨重物品，都得由搬运公司的独轮车送往目的地；生产队的夏粮收割晒干后，灌入一只只大麻袋，也是用独轮车推运至国家粮食收购站；村里有青年男女结婚，迎亲队伍也有用独轮车的，每一辆独轮车前贴着“双喜”，佩着大红花，两边彩绸缠扎，打扮得喜气洋洋，次日，新郎新娘去娘家“回门”，车架一边坐着打扮入时的新媳妇，另一边放礼品。